

YUYAN YU YUYAN KEXUE LUN

语言与语言科学论

凌德祥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语言科学论

凌德祥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语言科学论/凌德祥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12
ISBN 7-81029-761-9

I. 语…
II. 凌…
III. 语言学理论
IV. H05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石牌·510632)
新华书店经销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广东嘉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20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科学论	1
第一节 语言科学是一门恢弘的系统科学	1
第二节 模糊学与模糊语言学	12
第三节 语言的比较研究与对比语言学	26
第二章 语言论	38
第一节 世界的语言	38
第二节 共时和历时十字坐标中的语言嬗变	45
第三节 思维与语言	68
第四节 语言的比较研究与方法的革新	78
第三章 语义论	82
第一节 语义与释义	82
第二节 语义成分与语义成分分析	90
第三节 语言歧义	97
第四节 语用歧义	108
第五节 悖论语义	113
第四章 语法论	124
第一节 语法结构规则的形式和意义	124
第二节 语法单位确定的理论与方法	131
第三节 描写语法学的分析方法	142

第四节	汉语词类划分的理论与方法·····	153
第五节	从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去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 ···	159
第五章	表达论 ·····	169
第一节	语言表达 ·····	169
第二节	语篇表达·····	180
第三节	语境与语言表达·····	188
第四节	现代汉语的面称表达·····	196
第五节	言语障碍与聋儿听力语言康复·····	206
第六节	儿童语言发展与聋儿语训·····	216
第六章	文学和文化语言论 ·····	226
第一节	语场效应与文学衰荣·····	226
第二节	“钻木取火”传说的文化语义考辩 ·····	238
第三节	扶桑测日与上古文化·····	247
后记	·····	260

第一章 语言科学论

第一节 语言科学是一门恢弘的系统科学

一、人类发展各阶段的语言生活

语言的产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个划时代的进步。人类最初仅仅用口头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进行交际。但这种口耳相传的语言常常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发明了书写口语的文字，这使得口头的话语得以长期留存。如果说语言是信息的第一载体的话，那么文字就是信息的第二载体。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字和书面语的产生标志着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

在工业社会时期，人的口头语言只能近距离传递，书面语也只能由邮差或借助于车马舟鸟等传递。语言的传递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1861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接着，1876年亚力山大·贝尔发明了有线电话，1895年马可尼和波波夫分别用无线电拍发电报，直到1906年费森德尔通过无线电设备把人类语言传播出去。这一系列传声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人类语言生活的新领域，打破了语言传递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传声技术主要是靠电磁波，因此，人们也把电磁波作为信息的第三载体。传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口语的重要性增强，讲标准语、说话有条有理合乎逻辑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工业化的进展，扩大

了人们的交际圈，从而促进了共同语的发展。不同方言区的人相互交往要求会讲民族共同语（标准语），一个国家内各民族间交际，要求能说国家共同语，不同国家间进行交往，要求会讲国际共同语（英语、法语、汉语和俄语等语言，部分地起到这个作用）。在这一时期，人类语言生活的突出标志是“双语制”，即一人至少会说两种（广义）方言或语言。每个人除了会说自己的母语或母方言外，还要会说“共同语”，以利于公共交际。

在信息革命时期，随着传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从 1904 年传真设备（贝林系统）传输出第一批图片，到本世纪 20 年代建立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网，30 年代开始电视广播，1962 年发射第一颗商业通讯卫星，一直到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二进制语言逐渐得到了广泛应用。

计算机的运用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怎样输入文字，按照通用汉字至少要输入 8000 个左右的字符。若用大键盘输入则显得过于笨拙，用部件输入的中键盘或笔型、拼音输入的小键盘也有很多汉字和汉语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相比之下，拼音文字的输入要简单得多。

在一些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工业革命时期就已普遍使用了打字机。因为拼音打字机简便易学，比较大众化，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这些国家大人小孩较重要的书写工具。而使用汉字打字机非经专门训练不可。我们已经失去了 100 多年运用方便快捷的大众化打字工具的时代，在步入计算机大众化时期，我们决不能再落后于这个方便书写的时代。标准语言的使用和语言文字现代化是进入计算机信息时代非常重要的条件，作为信息时代先锋学科的语言学，应该为此作出突出的贡献。

二、由语文学到语言科学

语言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人类对语言研究的历史

则显得非常年轻。语言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在有关社会文化的种种追根求源的神话里，反映出了上古人类对语言起源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所具有语言的才能神话般的崇敬。尽管人类的这些最初的对周围事物及语言的好奇及认识导致了科学的形成，但是，世界学者则公认，语言学（Linguistics）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科学（Science of Languages）应该是始于 19 世纪。而在 19 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间，研究语言的学问被称之为“语文学”（Philology）。

传统的语文学主要是给古代流传下来的政治、哲学、宗教、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经典作注释，它不注重活的口语和方言的研究，语言研究只是作为解经的附庸。

古代的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是传统语文学的发源地。中国大约在公元前 19 世纪就有了文字（甲骨文）。文字的产生大大带动了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起，为了阅读古代典籍的需要，首先要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这样才能更好地阐发先人思想（微言大义），中国这时注重对古代汉字的形、音、义的研究，形成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所谓“小学”。公元前 1 世纪，东汉的许慎把汉字的形体结构分成 540 部，按照“六书”体系编成了中国第一部最完备的字书《说文解字》。大约公元前 3 世纪，中国学者按照字义加以分类编出了第一本非常重要的训诂学字典《尔雅》。

由于中国境内的氏族部落众多，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还是“文字异形，言语异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国古代习惯于每年八月秋收完毕由统治者派一些使臣坐轻便的车子到各地采集诗歌童话和异语方言，给行政上提供参考。大约在公元前 32～7 年扬雄拿着一管笔和四尺涂上油的白布调查各地方言，编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巨著《方言》。

魏晋时代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佛教成为人们最好的精神安

慰，全国盛行佛教。由于翻译佛典受到梵音影响，发展了音韵学。一些人把许多字汇集起来，用反切法分门别类编成各种韵书。魏晋李登所作的《声类》是中国第一本韵书。到了隋代，陆法言集修成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本韵书《切韵》。宋朝景德祥符年间（公元1008年），陈彭年、邱雍等根据残缺不全的《切韵》和《唐韵》等韵书编成了《广韵》（《大宋重修广韵》）。

印度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时就有了一种用古梵文写成的经典《吠陀》（Veda，意为“智慧”）。吠陀经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集。在古印度人看来，梵语是一种神的语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能任意改变。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这神圣的语言，一些学者开始小心翼翼地研究梵文。到公元前4世纪，巴尼尼（Panini）把这些研究材料加以概括，编成了著名的被称作《八书》的《梵语语法》。《梵语语法》的问世，对中国的音韵学和西方的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希腊位于地中海，交通比较发达，是个与其他民族文化交往最多的开放社会。这时的希腊人除了掌握口头的语言（方言）外，受教育的人还要了解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使用的那种古希腊文。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开始了语言的研究。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人最早就注意到了“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并展开了大讨论（中国的老子、公孙龙子、荀子等人曾围绕“名”与“实”问题，展开过大讨论）。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中分出了名词和动词两个词类，并认为“句子（Logos）是由名词（主语，Onoma）和动词（谓语，Rhema）组成”，从而说出了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第一条定律。

到公元前3世纪，许多希腊古代典籍已不能为一般人了解，亚里斯塔尔库斯（Aristarchus）和盛诺多图斯（Zenodotus）各领导一部分人对荷马史诗进行评注，并对希腊文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来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把这些

研究加以概括，编成希腊第一本语法著作《希腊语语法》。这本书共分六个部分：音乐论；叙述；词的重叠；词源研究；动词变化表；文学批评。当时所谓“语法”所指范围很广。

公元前 3~2 世纪，罗马的一切文化都是由希腊输入的，希腊语也成了他们唯一要学习的外语。当时希腊驻罗马大使克拉特斯 (Crates)，他在一次爬山中摔断了腿，因此在任期满后只得留在罗马教希腊语。克拉特斯所作的关于语法的演讲，在罗马曾掀起了语法研究的热潮。他的学生波利希斯德 (Alexander Polyhistor) 曾用克拉特斯的方法教拉丁语。罗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瓦罗 (Varro)、卢西留斯 (Liuclius) 和 西赛禄 (Cicero) 都曾是他的学生。瓦罗著《拉丁语研究》一直被认为是权威著作。

古希腊、罗马人对语言的研究，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影响。

欧洲中世纪，历史上被称为“黑暗时代”。这一时期，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根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开始人们都用一种语言说话，自从建造巴比塔以后，才分化成许多种语言。囿于宗教的成见，人们试图探究和拟测巴比塔造成前的“原始语言”或“天堂语言”。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公元 14~16 世纪) 拉丁语遍及欧洲，规范化的拉丁语教学和研究在欧洲盛行。18 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改变，人们的视野逐步转向全世界。在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 (G. W. Leibniz) 倡议下，俄国女皇卡德琳二世主持编撰了《全球语言比较词汇》(1787 年)。该书第一卷包含了 51 种欧洲语言和 149 种亚洲语言。第二版共分 4 卷，包含 185 种亚洲语言，52 种欧洲语言，28 种非洲语言，15 种美洲语言 (共 280 种)，285 个词。当时不仅俄国驻外大使都收到训令为女皇收集语言材料，德国教授尼戈莱 (Nicolai) 也曾为女皇收集了许多词典，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曾把词表

寄给地方酋长和将军们，要他们为俄国女皇收集美洲的语言和方言。

19 世纪，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推动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欧洲各国掀起了对各种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丹麦的拉斯克（Rasmus Rask）于 1814 年用历史比较法写了《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系统论证了北欧诸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德国的波朴（Franz Bopp）于 1816 年著《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比较》，把梵语同印欧语系诸语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并对这些语言作了发生学的研究。雅格布·格林（Jacob Grimm）于 1891 年出版《德语语法》，对哥特—日耳曼诸语言进行深入研究，并完善了历史比较法，提出了著名的“语音变化规律”（格林定律）。

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是按语言的历史来源和亲属关系，对各种语言进行“谱系”（Genetic relationship）分类。“谱系”借自进化论，根据语言间亲缘程度，分出“语系”（family of languages），语系下面再分“语支”（branch）。后来，德国的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进一步提出“谱系树”（family tree）模式，并试图重建古印欧语的原始共同语形式。历史语言学的产生，标志着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的诞生。

令人深思的是，当欧洲的学者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之初，中国清朝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通过对古音研究，把中国语言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钱大昕，能在欧洲人之先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古音，提出“古无轻唇音”，证明今音“非、敷、奉、微”四母在古代都读“帮、滂、並、明”的“重唇音”，并证明古代没有舌头和舌上音的区分，今音“知、彻、澄”三母在古代与“端、透、定”无差别。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这批学者在当

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没有现代科学思想的指引，缺乏与国际语言文化充分交流的机会，没有能在当时的世界语言学界产生影响，因而也没能在欧洲人之前建立并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

20 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新世纪。索绪尔认为语言行为（Language）可以分为具有共性的“语言”（Langue）和具有个性的“言语”（Parole）。语言本身有纵横交错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历史的、纵向进化的“历时性”（Diachrony），另一个是断代的、横向分布的“共时性”（Synchrony）。索绪尔还认为，语言单位间有“组合”关系（Syntagmatic，或“句段”关系）和“聚合”关系（Associative，或“联想”关系）。1916 年索绪尔的两个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埃（A. Sechehaye）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的出版，给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又发展出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及伦敦学派和莫斯科学派。

1926 年，特鲁别茨科依（N. S. Trubetskoj）和雅可布孙（R. Jakobson）等人成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从事音位学、文学语言和语言修养等研究。1928 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他们提交了好几篇音位学论著，故被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

丹麦的叶姆斯列夫（L. Hjelmslev）领导的哥本哈根语言学会于 1936 年出版《语言学学报》，作为国际语言学的论坛。该学派主要从事语符研究，故又被称为“语符学派”。

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最初是鲍阿司（Franz Boas）等人在调查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后来又把描写方法用于研究印欧系语言。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人还把这一方法用于教学。

在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和语言学家弗斯（John Rupert Firth）对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在 40 年代后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伦敦学派。

本世纪 5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老师哈里斯（Z. S. Harris）影响下，借助于信息论和数理逻辑，逐步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语言学）”，他的代表作是《句法结构》一书。转换生成语言学，引起了语言学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美、欧、亚、澳四大洲各国语言学界，而且蔓延到数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所以有人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说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近二十年来，现代科学发展的新特点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学派竞起，新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著名的语言学派有美国兰姆（S. M. Lamb）为代表的“层次语法学派”；菲尔墨（C. J. Fillmore）为代表的“格的语法学派”；法国马丁内特（A. Martinet）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派”；英国韩礼德（M. A. K. 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社会语言学、模糊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不断发展起来，扩大了语言科学的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研究的方法。

三、语言科学的性质、对象及主要任务

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从语言交际的“构思（编码）→说话（输出）→传递→听话（接收）→理解（解码）”过程来看，至少涉及到了心理学、语言学、物理学等各个层面。现代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学（声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学、思维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都从各自最感兴趣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语言交际过程的生理基础和物理属性，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验和分析；语言的生成感知语言系统的大脑的精神结构，必须从它的社会交际功能方面加以揭示。随着现代科学的整体化、抽象化、

社会化、物化的发展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愈来愈不明显，大批交叉学科的涌现，冲破了“理工科”与“文科”间传统界限。现代语言科学正在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先锋科学。正如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对语言科学的评价那样：“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

语言科学的基本任务是从理论和实践方面研究和揭示人类特有的语言信息系统的规律及特点，以指导实际的语言运用。具体来讲语言科学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描写语言结构系统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面貌（描写语言学）；
2. 推溯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对语言发展的原因加以解释（历史语言学）；
3. 对不同的语言进行各种比较，找出各语言间的异同或对应规律（比较语言学）；
4. 研究语言与社会、民族、人类、地理、文化等宏观的外部关系（外部语言学）；
5. 研究语言生成的心理、脑神经等内部机制（内部语言学）；
6. 研究语言交际的构思、说话、传递、听话、理解等动态过程（“言语交际学”或“动态语言学”）；
7. 语言的教学和研究（教学语言学）；
8. 结合不同的方法，广泛地对语言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应用语言学）。

不同的时代，由于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所以语言学所面临的_下任务也有差异。传统语文学时期，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书面语的经典或进行“规范语言”的教学。19世纪历史

比较语言学，受当时风行全球的进化论思想影响，要弄清语言的起源与发展，理出世界语言的“谱系”。美国描写语言学，一是面对美洲各印地安语消亡的趋势，人类学家要求迅速记下这许多没有文字的语言，二是为了传教士的传教和二战中美军对许多太平洋岛屿的占领，要求迅速懂得许多陌生的语言。因此他们搞出了许多对语言进行细致描写的“发现程序”。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兴起是为了适应计算机合成语言，实现人机对话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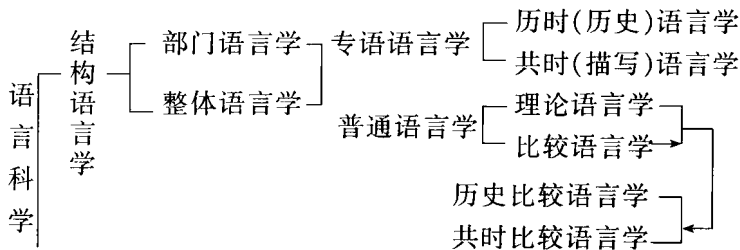
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学科所面临的任務是不同的。从事研究工作，首先要弄清本学科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然后要抓住任务的关键所在，再就是用什么方法加以解决。当前语言学科所面临的任務是针对不同教学对象的语言教学及语言的应用和开发等方面的实用研究，关键要结合不同学科，对语言符号进行更为细致而有针对性的研究，以利于尽快转化为实际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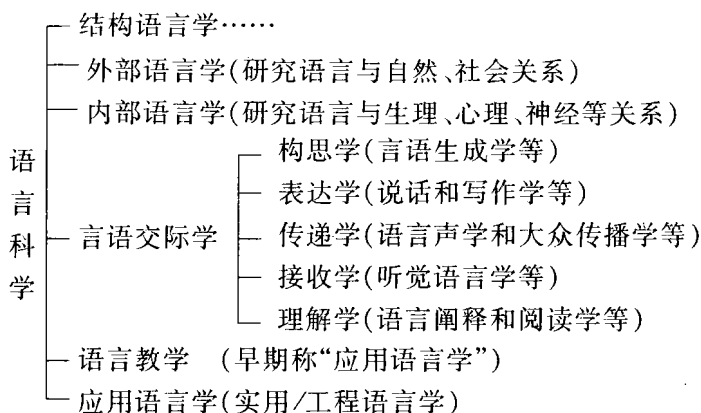
四、语言科学系统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将所有语言学科的分支加以概括整理，发现这些分支学科主要包括：

1. 已经形成的（传统）语言学科；
2. 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学科；
3. 具有生长点的将来应该形成的语言学科。

因此我们把这些分支学科的系统关系用下图表示：





结构语言学是发展较为充分的传统学科。近年来其他分支学科发展较快。外部语言学几乎涉及语言与自然、社会联系的各个方面。如语言规划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政治语言学、艺术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等。内部语言学由心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发展到对思维、神经、逻辑和病理语言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表达学研究由传统的发音、写作和演讲研究拓展到说话、话语、言语习得与言语发展、语用、言语障碍和语言康复等各个方面。语言教学研究也开始注意母语(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双语教学的不同特点,同时也注意到针对儿童、成人等不同教学对象开展教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由物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发展到计算机信息处理、人工智能语言和人机对话等方面的研究并展示出极大的应用前景。在结构语言研究方面,语义学正得到迅速发展。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综合的特点,现代语言科学的有些分支学科,也同样带有这一特点,如言语障碍,虽然突出地表现为表达障碍,但有的是由于构思或理解的脑内障碍,有的则是由于听觉障碍,有的则是发音障碍,因此很难绝对地把语言康复学划归为某一门类。现代的语言

研究，常常是各部门各学科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的。

第二节 模糊学与模糊语言学

一、模糊现象与模糊方法

很早以前，模糊现象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古希腊，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南部埃利亚城的埃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早就注意到一些模糊现象。这个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的芝诺（Zenon，约公元前 490 年～公元前 436 年）在他的著作《论自然》中，否定客观对象的多样性和运动性，并提出了“无穷分划”（二分法）、“阿基里斯追乌龟”（Achilles and Tortoise）、“飞矢不动”等逻辑学史上著名的“悖论”，来证明运动是不存在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 年到公元前 322 年）的记述，“无穷分划”的论证过程是：某物体在穿过一定距离的全程以前，必须先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要想穿过这一半，必须先穿过这一半的一半，这样下去就可以永无止境地“二分”，结果就会导致该物体根本没动的结论。

芝诺认为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最善跑的英雄阿基里斯在和乌龟赛跑时，只要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先爬了一段路程，阿基里斯就会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阿基里斯在追上乌龟以前必须到达乌龟的出发点，但当阿基里斯到达这个出发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一段路。这种情况，在阿基里斯和乌龟都要走的余下的所有路程上会无限止重复着，即阿基里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到达乌龟的“出发点”，但却永远追不上乌龟。

芝诺还认为，一只飞着的箭是不动的。因为飞箭在每一瞬间内只能占据空间上的一个点，不能同时又在另一个点上，而每一个点是静止的，许多静止的点集合起来仍然是静止的，因而飞箭